

前言

《今古奇观》是明末崇祯年间编选、刊行的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编选者“抱瓮老人”埋名隐姓，不显于时，但这部小说却在清代屡禁不绝，风行于世，乃至日、德、法、英等十余种文字的译本竞相出版，终于如日本学者盐谷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所说的那样：“《今古奇观》今已驰名世界了！”（《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它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集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选本。

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自宋元以后，大有发展，至晚明形成了高峰。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源头本有两个：一个是由宋元小说家话本发展而来，另一个则是由文言传奇、公案文字等文言小说白话化而成。这就形成了“话本式”和“非话本式”两类。当然，自宋元至清末的白话短篇小说的发展史上，话本式的作品始终是主流。所谓“话本”，原是指当初“说话”艺人的底本。“话”者，故事也；“说话”者，讲演故事之谓也。据考证，唐代当有话本，宋代已有刻本。由于说话人有不同“家数”，故宋元时期的话本又有“小说”、“讲史”、“说经”等不同种类。其中“小说家”的特点是不同于长篇“讲史”及“说经”等，专“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宋·吴自牧《梦粱录》）。它的底本，人称“小说家话本”或“话本小说”，就是中国早期的一种白话短篇小说。它在形式上具有显著的特点，往往是开头以诗词加小故事作为“入话”，正文以叙述为主，间或夹杂一些“说话人”的直接议论和穿插一些诗词歌赋以写景、状物或描摹肖像、服饰等等，结尾又以韵语收场。明代及清初的小说家，多好摹拟这种模式，创作了一大批被鲁迅称之为“拟话本”的白话短篇小说。纵览中国古代的一些白

前

言



员



话短篇小说集,要数成于晚明的“三言”和“两拍”篇幅最多、成就最高、影响也最大。

“三言”是冯梦龙编集的白话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原名《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总称,每集收小说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其中多数是经过冯氏润色过的宋元话本和明人拟话本,也有一些他本人的创作。同时代的凌濛初认为,“三言”基本上完成了当时话本小说和拟话本的汇集整理工作,所谓“宋元旧种”“被_凌括殆尽”,即使有“一二遗者,皆其沟中之断茭,略不足陈已”(《拍案惊奇序》)。因此,后来者皆致力于个人创作。由《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合成的“两拍”七十八篇小说,即由凌濛初一人“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可睹,佐诙谐者,演而畅之”,创作而成。今综观“三言”、“两拍”这两套小说集刊,尽管各具体作品有高下精粗之分,但其总的倾向大致相同。它们标志着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走向了成熟。

《今古奇观》即是从“三言”、“两拍”近二百篇作品中精选出来的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它从“三言”中选了二十九篇(其中《喻世明言》八篇、《警世通言》十篇、《醒世恒言》十一篇),从“两拍”中选了十一篇(其中《拍案惊奇》八篇、《二刻拍案惊奇》三篇)。显然,入选的比率,“三言”远较“两拍”为多。这当然与冯梦龙声名较著,甚至编选者可能与冯氏同为吴郡人不无关系。但细而察之,抱瓮老人自有其编选的原则。这实于卷首署名笑花主人所作的序中已透露了消息。该序称理想的小说当为“动人以至奇者,乃训人以至常者”,而此“奇”又当为“真奇”。故其“奇”、“常”、“真”三字,乃为此书编选的主要标准。这标准也反映了“三言”、“两拍”的基本精神,透露了晚明小说界的时代风貌和审美趣味。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略作一些分析。

先说“奇”。本书书名就称之为“奇观”。当然,中国古代小说从先秦两汉的神话、寓言,到魏晋志怪、唐人传奇,从来就不脱一个“奇”字。然而对于“奇”的理解,至晚明实有两种不同的倾



向：一种认为“传奇者贵幻”（袁于令《隋史遗文序》），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另一种则重“耳目前怪怪奇奇”，认为“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譎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凌濛初《拍案惊奇序》）。简言之，一主浪漫神幻之奇，一重现实凡世之奇。《今古奇观》就属后一种，明确表示欣赏“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追求“耳目经见”之奇，而认为“若作吞刀吐火，冬雷夏冰例观，是引人云雾，全无是处。”（《今古奇观序》）它所选的四十篇作品的题材，就是以日常生活中的实事为主。这反映了明代、特别是《金瓶梅》问世以来小说观念走向现实、面对人生的重大变化。至于现实中的“奇事”，实在可分两类：一类是奇在变化，出人意外，以能引人入胜；另一类则奇在事实本身“欤异拔新”而使人“洞心骇目”。前一类“奇事”主要关系到艺术表现，这里暂且不谈；后一类“奇事”则涉及到作品的思想内容，首先引起人们的注目。

今查《今古奇观》所写题材之奇，是由于近一半属明代的“间巷新事”，描绘了市民阶层的生活、思想和感情。它特别反映了社会对于“人”的新的理解，富有时代特征和认识价值。本来，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特别是在宋代理学得势之后，在“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束缚之下，人的个性、尊严，乃至最自然的欲望都受到了严重的压抑。其中“财色”两字，特别被视作罪恶的渊藪。可是至明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以李贽为代表的进步思潮的出现，“好货”、“好色”等“人欲”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于是对金钱与商人、婚姻与爱情等社会敏感的问题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今古奇观》所选的《转运汉巧遇洞庭红》、《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徐老仆义愤成家》、《吕大郎还金完骨肉》等就有声有色地描绘了各色商贩往返贸易，发财致富的故事。这些小说中的新一代的主人公，不再像以往人们心目中的那种无情无义、惟利是图、浅滑卑下的脚色，而往往被作者写得忠厚善良、恪守信义、道德高尚。而最能体现《今古奇观》“新”“奇”所在的是那些描写



芸芸众生对于“情”与“欲”的追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花魁娘子最后摒弃了王孙公子们的纠缠而爱上了卖油郎秦重，虽然包含了对于富贵的蔑视和对于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爱情的追求，但作为“情种”的卖油郎之“情”，乃起于一种本能的欲念：“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若得这等美人搂抱了睡一夜，死也甘心。”于是他低声下气，“知情知趣”，尽力“帮衬”，终于做了“烟花寨内的大王，鸳鸯会上的主盟”。《唐解元玩世出奇》，奇也奇在唐寅这个堂堂解元，见了一“青衣小鬟，眉目秀艳，体态绰约”就“神荡魂摇”，乃至不惜化名后屈身为奴去竭力追逐。对这“风流话柄”，作者明确表示符合“‘食色性也’古人言”而毫无耻辱之处。这种对于“人欲”的大胆肯定，对于爱情的热烈赞扬，必然导致对于封建礼教、特别是贞节观念的冲击。例如《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写“弟代姊嫁，姑伴嫂眠”，终于闹成了一对不合法青年男女的同枕共眠。按传统的观念，这是一桩有亏“节行”的“丑事”，然而乔太守却判道：“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以美玉配明珠，适获其偶”，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人们也将它“当做一件美事传说，不以为丑”。特别是《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一篇，更受人注目。它写蒋兴哥外出经商，爱妻王三巧被人奸骗。蒋发现后，内心十分痛苦，自责“贪着蝇头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妻子改嫁时，他还送十六只箱笼“当个陪嫁”。后几经周折，重新相见，“紧紧地你我相抱，放声大哭”。蒋终于“情”战胜了“礼”，不顾妻子二度失身而重归于好。这篇故事鲜明地反映了当时一种新的婚姻关系和道德观念。伴随着这种新的观念的产生，那种为追求男女平等而维护女性人格尊严的曙光也露端倪。假如说《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玉娇鸾百年长恨》之类对于负情郎的谴责和惩罚还表现得不够直接、明显的话，那么《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就较为清晰地使人感受到女性要求平等，乃至争取人权的思潮正在萌动。杜十娘作为一个青楼名妓，经过长期的苦心经营，力争“从良”，追求一种以人格平等而互相尊重为基础的爱



情。当一旦“中道见弃”，被人出卖时，她既没有乞怜于“拘于礼法”、“负心薄幸”的李甲，也没有屈从于“家资巨万”、“少年风流”的孙富，而是作为一个平等的“人”痛斥李甲、孙富之后，抱持百宝箱，毅然投江，用死来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和爱情理想，抗议那个压迫女性、摧残人性的黑暗社会。当然，作为杜十娘，乃至《今古奇观》的编选者，对于这种新的意思未必认识得一清二楚，但抱瓮老人们无论如何已感觉到这是一种有别于传统的“奇观”。而这种“新”和“奇”，正反映了晚明的时代精神和社会前进的方向。

次论“常”。所谓“常”，《今古奇观序》有这样的解释：“夫天下之真奇者，未有不出于庸常者也。仁义礼智，谓之常心；忠孝节烈，谓之常行；善恶果报，谓之常理；圣贤豪杰，谓之常人。”作者认为，在平常生活中“常心不多葆，常行不多修，常理不多显，常人不多见”，故创作小说以使“善者知劝，而不善者亦有所惭恐悚惕，以共成其风化之美”。此论实从冯梦龙“三言”的序言中搬来。不过，《今古奇观序》中所说的“常”，在冯氏那里称作“恒”。冯氏在《醒世恒言序》中声明编写“三言”的目的就是为了“触里耳而振恒心”。其“恒心”的具体含义，主要是忠孝节义，树德积善，为贤牧，为良友等等（参见《警世通言序》等）。他认为，“从恒则吉，背恒则凶”。只有“心恒心，言恒言，行恒行”，才能“入夫妇而不惊，质天地而无忤，下之巫医可作，而上之善人君子圣人亦可见。”总而言之，他们就是强调小说要用“恒”“常”之理来教育百姓，起到“劝戒”作用。《今古奇观》选了半数以上明以前的所谓古代“奇观”，恐怕主要就着眼于此。假如今天对他们所表现的所谓“恒”“常”之理稍作分析，乃知它们实际上就是指当时社会中带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规范、人生哲学和生活经验等各个方面的“公道”。毫无疑问，在他们理解的“公道”上明显地印上了封建的印记，另有不少地方与“天道”、“还报”等联系起来，就更显其有落后性、腐朽性。但是我们同时应该看到，有关道德规



范、人生哲学和生活经验等具体内容十分复杂,有的封建色彩较浓,有的则比较淡薄,而它们毕竟还包含着不同社会、不同人群中相通的某种共同性。因此,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加以完全否定。比如,《吴保安弃家赎友》、《羊角哀舍命全交》中鼓吹的“知心结交”,患难相救的友情;《三孝廉让产立高名》、《滕大尹鬼断家私》中“劝人兄弟和顺”;《裴晋公义还原配》、《怀私怨狠仆告主》中告诫为官者要“存仁并积善”,“不可草菅人命”;《钝秀才一朝交泰》、《逞多财白丁横带》中劝人“不要十分势利”,自己也要得意时不“自夸其能”,失意时不“自坠其志”,乃至《蔡小姐忍辱报仇》中劝人“节饮”;《卢太学诗酒傲公侯》中诫人“谨谦”;以及《赵县君乔送黄柑子》、《夸妙术丹客提金》中劝人不要“贪淫好色”而“落了人的圈套”等等,都有某种合理因素,可为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人们所借鉴。更何况,有些作品为鼓吹其“恒”“常”之理而将某些现象作为对立面加以揭露、批判之时,也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写上层集团的结党营私,残酷斗争;《灌园叟晚逢仙女》记地方恶霸的横行乡里,仗势欺人;《卢太学诗酒傲公侯》刻画“贪酷无比”的知县;《逞多财白丁横带》描绘卖官鬻爵的官场,乃至如《赵县君乔送黄柑子》、《夸妙术丹客提金》等提到的种种骗子、流氓恶棍,都对我们认识封建社会的腐朽本质和恶浊世风有一定的帮助。因此,我们对于抱瓮老人及冯梦龙、凌濛初等强调小说反映“恒”“常”之理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强调封建说教而全盘否定,而当看到他们所提倡的市民社会中的道德规范、人生哲学和生活经验中本身包含着某些合理因素和产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这恐怕也是几百年来《今古奇观》中的一些作品之所以能为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读者所欣赏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再看“真”。《今古奇观》之所以能风行于世,当然也与它所选的不少作品在艺术上较为成熟有关。一般说来,冯梦龙、凌濛初等当时在艺术上崇尚“摹写逼真”(睡乡居士《二刻拍案惊奇



序》)。这个“逼真”就是要求小说所描写“耳目之内”的人、事、情、理相互统一，真实可信。这就在较大程度上克服了宋元话本为了追求故事之“奇”而不顾人物性格发展的弊病，而使多数作品的故事开展、情景描写与人物性格的描绘趋向和谐、统一。同时，为了显得“摹写逼真”，作品在细节刻画、心理描写、人物语言等方面更趋细密。在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他们所理解的“真”，并非就是简单的生活真实，而是懂得了小说必须追求一种艺术的真实，即经过作家艺术加工之后比生活更高的真实。《警世通言叙》提倡“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二刻拍案惊奇序》赞扬“赝胜于真”，就是肯定了这种在符合生活情理基础上将事和人加以典型化的艺术创造。正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编写了《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卖油郎独占花魁》、《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等杰作。抱瓮老人的艺术趣味与冯、凌等相同，在编选《今古奇观》时也崇尚“真奇”，因而“三言”、“两拍”中的一些代表了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水平的艺术精品大多被他所收录。这也不能不使人相信抱瓮老人编选的《今古奇观》一书，正是“三言”、“两拍”的艺术精品集。

总而言之，以题材之“奇”，合思想之“常”，求艺术之“真”，乃是一部《今古奇观》总的指导思想。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使它带来了诸如封建伦常、天道还报等一些糟粕。但从总体而言，这三者的结合，无疑使它走向成功。后起模仿或剽袭它的一些“三言”、“两拍”选本如《觉世雅言》、《今古传闻》、《二奇合传》、《续今古奇观》等纷纷面世，但就选择之精、影响之大而言，没有一本超过了它。《今古奇观》称得上是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集中的一部典范选本。它的风行甚至使“三言”、“两拍”反而在整个清代隐而不彰。德国著名作家席勒在二百年前读了这部小说的德译本之后，曾经写信给另一位《今古奇观》的热心读者歌德说：“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埋头于风行一时的中国小说，可以说是一

种恰当的消遣了。”二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欣赏这部小说时,还是能得到一种“恰当的消遣”。当然,在消遣之余,或许还能咀嚼到一些艺术的奥秘和人生的涩味吧!

黄 霖

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今
古
奇
观



愿

目 录

前 言

序

第 一 卷	三孝廉让产立高名·····	(员)
第 二 卷	两县令竞义婚孤女·····	(员)
第 三 卷	滕大尹鬼断家私·····	(员)
第 四 卷	裴晋公义还原配·····	(员)
第 五 卷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员)
第 六 卷	李谪仙醉草吓蛮书·····	(员)
第 七 卷	卖油郎独占花魁·····	(员)
第 八 卷	灌园叟晚逢仙女·····	(员)
第 九 卷	转运汉巧遇洞庭红·····	(员)
第 十 卷	看财奴刁买冤家主·····	(员)
第 十 一 卷	吴保安弃家赎友·····	(员)
第 十 二 卷	羊角哀舍命全交·····	(员)
第 十 三 卷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员)
第 十 四 卷	宋金郎团圆破毡笠·····	(员)
第 十 五 卷	卢太学诗酒傲公侯·····	(员)
第 十 六 卷	李 公穷邸遇侠客·····	(员)
第 十 七 卷	苏小妹三难新郎·····	(员)
第 十 八 卷	刘元普双生贵子·····	(员)
第 十 九 卷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员)
第 二 十 卷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员)

目 录





第二十一卷	老门生三世报恩	猿
第二十二卷	钝秀才一朝交泰	猿
第二十三卷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猿
第二十四卷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猿
第二十五卷	徐老仆义愤成家	猿
第二十六卷	蔡小姐忍辱报仇	猿
第二十七卷	钱秀才错占凤凰俦	猿
第二十八卷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猿
第二十九卷	怀私怨狠仆告主	猿
第三十卷	念亲恩孝女藏儿	猿
第三十一卷	吕大郎还金完骨肉	猿
第三十二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猿
第三十三卷	唐解元玩世出奇	猿
第三十四卷	女秀才移花接木	猿
第三十五卷	王娇鸾百年长恨	猿
第三十六卷	十三郎五岁朝天	猿
第三十七卷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	猿
第三十八卷	赵县君乔送黄柑子	猿
第三十九卷	夸妙术丹客提金	猿
第四十卷	逞多财白丁横带	猿
校点后记		猿

序

小说者，正史之余也。《庄》、《列》所载化人、伧倮丈人等事，不列于史。《穆天子》、《四公传》、《吴越春秋》皆小说之类也。《开元遗事》、《红线》、《无双》、《香丸》、《隐娘》诸传，《续车》、《夷坚》各志，名为小说，而其文雅驯，閭閻罕能道之。优人黄绌、倬敬新磨等搬演杂剧，隐讽时事，事属乌有，虽通于俗，其本不传。

至有宋孝皇以天下养太上，命侍从访民间奇事，日进一回，谓之说话人，而通俗演义一种，乃始盛行。然事多鄙俚，加以忌讳，读之嚼蜡，殊不足观。元施、罗二公，大畅斯道；《水浒》、《三国》，奇奇正正，河汉无极。论者以二集配《伯喈》、《西厢》传奇，号四大书，厥观伟矣！

迄于皇明，文治聿新，作者竞爽。勿论廊庙鸿编，即稗官野史，卓然绝千古。说书一家，亦有专门。然《金瓶》书丽，貽讥于诲淫；《西游》、《西洋》，逞臆于画鬼。无关风化，奚取连篇？墨憨斋增补《平妖》，穷工极变，不失本末，其技在《水浒》、《三国》之间。至所纂《喻世》、《醒世》、《警世》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欽异拔新，洞心骇目，而曲终奏雅，归于厚俗。即空观主人壶矢代兴，爰有《拍案惊奇》两刻，颇费搜获，足供谈麈。合之共二百种。卷帙浩繁，观览难周；且罗辑取盈，安得事事皆奇？譬如印累累，绶若若，虽公选之世，宁无一二具臣充位。余拟拔其尤百回，重加授梓，以成巨览，而抱瓮老人先得我心，选刻四十种，名为《今古奇观》。

夫蜃楼海市，焰山火井，观非不奇，然非耳目经见之事，未免为疑冰之虫。故夫天下之真奇者，未有不出于庸常者也。仁义礼智，谓之常心；忠孝节烈，谓之常行；善恶果报，谓之常理；圣贤

序



员

豪杰，谓之常人。然常心不多葆，常行不多修，常理不多显，常人不多见，则相与惊而道之。闻者或悲或叹，或喜或愕。其善者知劝，而不善者亦有所慚恧悚惕，以其成风化之美。则夫动人以至奇者，乃训人以至常者也。吾安知閭閻之务不通于廊庙，稗秕之语不符于正史？若作吞刀吞火、冬雷夏冰例观，是引人云雾，全无是处。吾以望之善读小说者。

姑苏笑花主人漫题



第一卷 三孝廉让产立高名

紫荆枝下还家日，花萼楼中合被时；

同气从来兄与弟，千秋羞咏豆萁诗。

这首诗，为劝人兄弟和顺而作，用着三个故事。看官听在下一一分割 第一句说：“紫荆枝下还家日。”昔时有田氏兄弟三人，从小同居合爨。长的娶妻，叫田大嫂；次的娶妻，叫田二嫂。妯娌和睦，并无间言。惟第三的年小，随着哥嫂过日。后来长大娶妻，叫田三嫂。那田三嫂为人不贤，恃着自己有些妆奁，看见夫家一锅里煮饭，一桌上吃食，不用私钱，不动私秤，便私房要吃些东西，也不方便。日夜在丈夫面前撺掇：“公室钱库田产，都是伯伯们掌管。一出入，你全不知道。他是亮里，你是暗里，用一说十，用十说百，那里晓得？目今虽说同居，到底有个散场。若还家道消乏下来，只苦得你年幼的。依我说，不如早早分析，将财产三分拨开，各人自去营运，不好么？”田三一时被妻言所惑，认为有理，央亲戚对哥哥说，要分析而居。田大、田二初时不肯，被田三夫妇内外连连催逼，只得依允。将所有房产钱谷之类，三分拨开，分毫不多，分毫不少。只有庭前一棵大紫荆树，自祖传下，极其茂盛，既要析居，这树归着那一个？可惜正在开花之际，也说不得了。田大至公无私，议将此树砍倒，将粗本分为三截，每人各得一截，其余零枝碎叶，论秤分开。商议已妥，只待来日动手。次日天明，田大唤了两个兄弟同去砍树。到得树边看时，枝枯叶萎，全无生气。田大把手一推，其树应手而倒，根芽俱露。田大住手，向树大哭。两个兄弟道：“此树值得什么！兄长何必如此痛惜？”田大道：“吾非哭此树也。想我兄弟三人，产于一姓，同爷合母，比这树枝枝叶叶，连根而生，分开不得！根生本，本生





枝，枝生叶，所以荣盛。昨日议将此树分为三截，那树不忍活活分离，一夜自家枯死。我兄弟三人若分离了，亦如此树枯死，岂有荣盛之日？吾所以悲哀耳！”田二、田三闻哥哥所言，至情感动：“可以人而不如树乎？”遂相抱做一堆，痛苦不已。大家不忍分析，情愿依旧同居合爨。三房妻子听得堂前哭声，出来看时，方知其故。大嫂二嫂，各各欢喜，惟三嫂不愿，口出怨言。田三要將妻逐出，两个哥哥再三劝住。三嫂羞惭，归房自缢而死。此乃自作孽，不可活。这话搁过不题。再说田大可惜那棵紫荆树，再来看时，其树无人整理，自然端正，枝枯再活，花萎重新，比前更加烂熳。田大唤两个兄弟来看了，各人嗟讶不已。自此，田氏累世同居。有诗为证：

紫荆花下说三田，人合人离花亦然；

同气连枝原不解，家中莫听妇人言。

第二句说：“花萼楼中合被时。”那花萼楼在陕西长安城中，大唐玄宗皇帝所建。玄宗皇帝就是唐明皇。他原是唐皇家宗室，因为韦氏乱政，武三思专权，明皇起兵诛之，遂即帝位。有五个兄弟，皆封王爵，时号“五王”。明皇友爱甚笃，起一座大楼，取《诗经·棠棣》之义，名曰“花萼”。时时召五王登楼欢宴。又制成大幔，名为“五王帐”。帐中长枕大被，明皇和五王时常同寝其中。有诗为证：

羯鼓频敲玉笛催，朱楼宴罢夕阳微；

宫人秉烛通宵坐，不信君王夜不归。

第四句说：“千秋羞咏豆萁诗。”后汉魏王曹操长子曹丕，篡汉称帝。有弟曹植，字子建，聪明绝世，操生时最所宠爱，几遍欲立为嗣而不果。曹丕衔其旧恨，欲寻事故杀之。一日，召子建问曰：“先帝每夸汝诗才敏捷，朕未曾面试。今限汝七步之内，成诗一首。如若不成，当坐汝欺诳之罪。”子建未及七步，其诗已成；中寓规讽之意。诗曰：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丕见诗感泣，遂释前恨。后人有为诗为证：

从来宠贵起猜疑，七步诗成亦可为。

堪叹釜萑仇未已，六朝骨肉尽诛夷！

说话的，为何今日讲这两三个故事？只为自家要说那《三孝廉让产立高名》。这段话文，不比曹丕忌刻，也没子建风流，胜如紫荆花下三田、花萼楼中诸李。随你不和顺的弟兄，听着在下讲这节故事，都要学好起来。正是：

要知天下事，须读古人书。

这故事出在东汉光武年间。那时天下安，万民乐业，朝有梧凤之鸣，野无谷驹之叹。原来汉朝取士之法，不比今时。他不以科目取士，惟凭州郡选举。虽则有“博学宏词”、“贤良方正”等科，惟以“孝廉”为重。孝者，孝弟；廉者，廉洁。孝则忠君，廉则爱民。但是举了孝廉，便得出身做官。若依了今日的事势，州县考个童生，还有几十封荐书；若是举孝廉时，不知多少分上钻刺，依旧是富贵子弟钻去了。孤寒的便有曾参之孝，伯夷之廉，休想扬名显姓。只是汉时法度甚妙，但是举过某人孝廉，其人若果然有才有德，不拘资格，骤然升擢，连举主俱纪录受赏。若所举不得其人，后日或贪财坏法，轻则罪黜，重则抄没，连举主一同受罪。那荐人的，与所荐之人，休戚相关，不敢胡乱，所以公道大明，朝班清肃。不在话下。

且说会稽郡阳羨县有一人，姓许名武，字长文。十五岁上，父母双亡。虽然遗下些田产僮仆，奈门户单微，无人帮助。更兼有两个兄弟，一名许晏，年方九岁；一名许普，年方七岁，都则幼小无知，终日赶着哥哥啼哭。那许武日则躬率僮仆，耕田种圃，夜则挑灯读书。但是耕种时，二弟虽未胜耰锄，必使从旁观看。但是读书时，把两个小兄弟坐于案旁，将句读亲口传授，细细讲解，教以礼让之节，成人之道。稍不率教，辄跪于家庙之前，痛自督责，说自己德行不足，不能化诲。愿父母有灵，后牖二弟。涕泣



不已，直待兄弟号泣请罪，方才起身，并不以疾言倨色相加也。室中只用铺陈一副，兄弟三人同睡。如此数年，二弟俱已长成，家事亦渐丰盛。有人劝许武娶妻，许武答道：“若娶妻，便当与二弟别居。笃夫妇之爱，而忘手足之情，吾不忍也！”由是昼则同耕，夜则同读，食必同器，宿必同床。乡里传出个大名，都称为“孝弟许武”。又传出几句口号，道是：

阳羨许季长，耕读昼夜忙；

教诲二弟俱成行，不是长兄是父娘。

时州牧郡守俱闻其名，交章荐举。朝廷征为议郎，下诏会稽郡。太守奉旨，檄下县令，刻日劝驾。许武迫于君命，料难推阻，分付两个兄弟：“在家躬耕力学，一如我在家之时，不可懈惰废业，有负先人遗训。”又嘱咐奴仆：“俱要小心安分，听两个家主役使，早起夜眠，共扶家业。”嘱咐已毕，收拾行装。不用官府车辆，自己雇了脚力登车，只带一个童儿，望长安进发。不一日，到京朝见受职。长安城中，闻得孝弟许武之名，争来拜访识荆。此时望重朝班，名闻四野。朝中大臣探听得许武尚未婚娶，多欲以女妻之者。许武心下想道：“我兄弟三人，年皆强壮，皆未有妻。我若先娶，殊非为兄之道。况我家世耕读，侥幸备员朝署，便与缙绅大家为婚，那女子自恃家门，未免骄贵之气。不惟坏了我儒素门风，异日我两个兄弟娶了贫贱人家女子，妯娌之间，怎生相处？从来兄弟不睦，多因妇人而起，我不可不防其渐也。”腹中虽如此踌躇，却是说不出的话。只得权辞以对，说家中已定下糟糠之妇，不敢停妻再娶，恐被宋弘所笑。众人闻之，愈加敬重。况许武精于经术，朝廷有大政事，公卿不能决，往往来请教他。他引古证今，议论悉中窾要。但是许武所议，众人皆以为确不可易。公卿倚之为重。不数年间，累迁至御史大夫之职。

忽一日，思想二弟在家，力学多年，不见州郡荐举，诚恐怠荒失业，意欲还家省视。遂上疏，其略云：

臣以菲才，遭逢圣代，致位通显，未谋报称，敢图暇逸？



古语有云：“人生百行，孝弟为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先父母早背，域兆未修。臣弟二人，学业未立。臣三十未娶。五伦之中，乃缺其三。愿赐臣假，暂归乡里。倘念臣犬马之力，尚可鞭笞，奔驰有日。

天子览奏，准给假暂归。命乘传衣锦还乡；复赐黄金二十斤，为婚礼之费。许武谢恩辞朝，百官俱于郊外送行。正是：

报道锦衣归故里，争夸白屋出公卿。

许武既归，省视先茔已毕，便乃纳还官诰。只推有病，不愿为官。过了些时，从容召二弟至前，询其学业之进退。许晏、许普应答如流，理明词畅。许武心中大喜。再稽查田宅之数，比前恢廓数倍，皆二弟勤俭之所积也。武于是遍访里中良家女子，先与两个兄弟定亲，自己方才娶妻，续又与二弟婚配。

约莫数月，忽然对二弟说道：“吾闻兄弟有析居之义。今吾与汝皆已娶妇，田产不薄，理宜各立门户。”二弟唯唯惟命。乃择日治酒，遍召里中父老。三爵已过，乃告以析居之事。因悉召僮仆至前，将所有家财一一分割。首取广宅自予，说道：“吾位为贵臣，门宜棨戟，体面不可不肃。汝辈力田耕作，得竹庐茅舍足矣。”又阅田地之籍，凡良田悉归之己，将硖薄者量给二弟，说道：“我宾客众盛，交游日广，非此不足以供吾用。汝辈数口之家，但能力作，只此可无冻馁。吾不欲汝多财以损德也。”又悉取奴仆之壮健伶俐者，说道：“吾出入跟随，非此不足以给使令。汝辈合力耕作，正须此愚蠢者作伴，老弱馈食足矣，不须多人费汝衣食也。”众父老一向知许武是个孝弟之人，这番分财，定然辞多就少，不想他般般件件，自占便宜。两个小兄弟所得，不及他十分之五，全无谦让之心，大有欺凌之意。众人心中甚是不平。有几个刚直老人，气忿不过，竟自去了。有个心直口快的，便想要开口，说公道话，与两个小兄弟做乔主张，其中又有个老成的，背地里捏手捏脚，教他莫说，以此罢了。那教他莫说的，也有些见识，他道：“富贵的人，与贫贱的人，不是一般肚肠。许武已做了显